

新式標點

板橋雜記

大凡題

板橋雜記

莆田余懷淡心著

番禺沈宗畸太侔刊

江都

吳仲夢蘭

童閏補蘿

同校

或問余曰：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？余應之曰，有爲而作也，或者又曰：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；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？余乃听然而笑曰：此卽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；而非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！金陵古稱佳麗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爲豔冶也多矣！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淡烟輕

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韻事。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三百年之久，而古迹湮湮，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妓所居，珠市間有殊色，若舊院，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皆在焉！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烟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爲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詠，顧盼自雄，所作歌詩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！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爲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；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滿眼，樓管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

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思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蜺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客躍然而起曰，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，於是作板橋雜記。

雅游

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，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；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；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，經過趙李；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糾觴，留髡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；眞慾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！

舊院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，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迥非塵境。到門則銅環半啓，珠箔

低垂；升階則獼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；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了鬟畢妝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則目眇心挑，綢繆婉轉；執袴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陣，氣盡雌風矣！妓家僕婢稱之曰：「娘」，外人呼之曰：「小娘」，假母傳聲曰：「娘兒」，有客稱客曰：「姐夫」，客稱假母曰：「外婆」，「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。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，有冠有帶，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分別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鬪勝誇奇。凌晨則卯酒淫淫，蘭湯豔豔，衣香一園；亭午乃蘭花茉莉，沈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壓笛搗箏，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；李十爲首，沙顧次之；鄭頓崔

馬；又其次也。

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綿，水烟凝碧，迴光鶯峯兩寺夾之，中山東花園亘其前，秦淮朱雀桁邊其後，洵可娛目賞心，漱滌塵俗。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闌徙倚，忽遇彼姝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！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，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簾，主稱旣醉，客曰未晞，遊楫往來，指目曰：「某名姬在某河房，」以得魁首者爲勝！薄暮須臾，燈船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槳擊鼓，蹋頓波心，自聚寶門水關，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，桃葉渡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，余作秦淮燈船曲，中

有云：「遙指鍾山樹色開，六朝芳草向瓊臺，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架海來，」又云：「夢裏春紅十丈長，隔簾偷襲海南香，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妝，」又云：「神絃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崖嵬，雲連金闕天門迴，星舞銀城雪窖開，」皆實錄也，嗟乎，可復見乎！
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；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劇爲恥，若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，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，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采，遽加十倍，至頓老琵琶，妥娘詞曲，則祇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！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，遍汗草茉莉花，嬌婢捲簾，攤錢爭買，捉勝捺胸，紛紜笑謔，頃之烏雲

堆雪，竟體芳香矣！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眞媚夜之淫葩，殢人之妖草也！建蘭則大雅不羣，宜於紗幘文榭，與佛手木瓜，同其靜好；酒兵茗戰之餘，微聞薝澤，所謂「王者之香，湘君之佩」，一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？

南曲衣裳妝束，四方取以爲式，大約以澹雅樸素爲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；初破瓜者，謂之「梳攏」，已成入者，謂之「上頭」，衣飾皆主之者措辦，巧製新裁，出於假母，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，故假母雖高年，亦盛妝豔服，光采動人，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妝也！

曲中女郎，多親生之母，故憐惜倍至，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鈔，其僮父大賈，拒絕弗與通，亦不怒也，從良落籍，屬於

祠部，親母則所費不多，假母則勒索高價，諺所謂「娘兒愛俏，鵝兒愛鈔」者，蓋爲假母言之耳。

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爲才子佳人而設，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迴舟之一水皆香；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；葡桃架下，戲擲金錢，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；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，若夫士也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遂歡寡而愁殷，雖設阱者之恆情，實冶遊者所深戒也，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。

曲中市肆，精潔殊常，香囊雲鳥，名酒佳茶，錫糖小菜，簫管瑟琴，並皆上品，外閒人買者，不惜貴價，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，

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：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曉蒼蒼，飲伴更相送，歸軒錦繡香」也。

發象房配象奴，不辱自盡，胡閨妻女發教坊爲娼，此亘古所無之事也，追誦「火龍鐵騎」之章，以爲歎息。

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：「淡粉輕烟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；而今也入烟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」「一夜紅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，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哥喚客聲。」
舊院馬一銀字晶采，「惜別留歡限馬蹏，勾欄月白夜烏啼，不知何與汪三事，

趣我歡娛伴我歸。」「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奈他狂，天公要斷烟花種，醉殺瓜州蕭伯梁。」「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，南巡法曲誰人問？頭白周郎掩淚聽。」

紹興周禹錫喜
聽頓老琵琶，

「舊曲新詩

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，閒開閨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

鄭如英小名妥娘，

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。中有二首云，「舊院風流數頓楊

，梨園往事淚霑裳，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」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鬪嬋娟，秦淮絲肉中宵發，玉律拋殘作笛鈿。」以上皆傷今弔古，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；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山谷云：「解作江南斷腸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，倘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！」

八瓊逸客曰，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洛神賦小楷，裝以雲鸞縹帶，貯之蛟龍篋中，熏以沈水迷迭，於風清月白，紅豆花間，開看之可也，

麗品

余生萬歷末年，其與四方賓客交遊，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，爲平安書記者，乃在崇禎庚辛以後，曲中名妓，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，皆不得而見之矣。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，或品藻其色藝，或僅記其姓名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，存六朝之金粉也；昔宋徽宗在五國城，猶爲李師師立傳，蓋恐佳人之湮滅不傳，作此情癡狡獪耳！風乍起，吹縐一池春水，千卿何事，彼美人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彼君子兮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尹春，字子春，姿態不甚麗，而舉止風韻，綽似大家，性格溫和平，談詞爽雅，無抹脂鄣袖習氣，專工戲劇排場，兼擅生旦，余遇之遲暮之年，延之至家，演荆釵記，扮王十朋，至見母祭江二齣，悲壯淋漓，聲淚俱迸，一座盡傾，老梨園自歎弗及，余曰，此

許和子永新歌也，誰爲韋青將軍者乎？因贈之以詩曰：「紅紅記曲采春歌，我亦聞歌喚奈何，誰唱江南斷腸句？青衫白髮影婆娑。」春亦得詩而泣，後不知其所終，嗣有尹文者，色豐而姣，蕩逸飛揚，顧盼自喜，頗超於流輩，太平張維則暱就之，惟其所欲甚歡，欲置爲側室，文未之許，屬友人強之，文笑曰，「是不難，嫁彼三年，斷送之矣，」卒歸張，未幾文死，張後十數年乃亡，仕至監司，負才華，任俠輕財結客，磊落人也！

李十娘，名湘真，字雪衣，在母腹中，聞琴歌聲，則勃勃欲動，生而娉婷媚好，肌膚玉雪，旣含睇兮又宜笑，殆閒情賦所云：「獨曠世而秀羣」者也。心嗜潔，能鼓琴清歌，略涉文墨，愛文人才子，所居曲房秘室，帷帳尊彝，楚楚有致，中構長軒，軒左種

老梅一樹，花時香雪霏拂几榻，軒右種梧桐二株，巨竹十數竿，晨夕洗桐拭竹，翠色可餐，入其室者，疑非人境，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，必主其家，每客用一精婢，侍硯席，磨礮麝，燕都梁，供茗果，暮則合樂酒宴，盡歡而散，然賓主秩然，不及於亂，於時流寇訐江北，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，莫不豔羨李十娘也。十娘愈自閉匿，稱善病，不妝飾，謝賓客，阿母憐惜之，順適其意，婉語辭遜弗與通，惟二三知己，則歡情自接，嬉怡忘倦矣！後易名貞美，刻一印章，曰：「李十貞美之印」，余戲之曰，「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。」十娘泣曰：「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，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河間婦也，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，非兒心之所好，雖勉同枕席，不與之

合也，兒之不貞，命也如何，一言已，涕下沾襟，余斂容謝之曰，吾失言，吾過矣。十娘有兄女曰媚姐，十三纔有餘，白皙，髮覆額，眉目如畫，余心愛之，媚亦知余愛，嬌啼婉轉，作掌中舞，十娘曰：「吾當爲汝媒，」歲壬午入棘闈，媚日以金錢投瓊，卜余中否，及榜發落第，余乃憤鬱成疾，避棲霞山寺，經年不相聞矣，鼎革後，泰州刺史陳澹仙，寓叢桂園，擁一姬，曰姓李，余披幃見之，媚也，各黯然掩袂，問十娘？曰：「從良矣。」問其居？曰：「在秦淮水閣。」問其家？曰：「已廢爲菜圃。」問老梅與梧竹無恙乎？曰：「已摧爲薪矣，」問阿母尙存乎？曰：「死矣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流落江湖已十年，雲鬟猶卜舊金錢，雪衣飛去仙哥老，休抱琵琶過別船。」

葛嫩，字蕊芳，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，克咸名臨，負文武才略，倚馬千言立就，能開五石弓，善左右射，短小精悍，自號「飛將軍」，一欲投筆磨盾，封狼居胥，又別字曰武公，然好狹邪遊，縱酒高歌其天性，先昵珠市妓王月，月爲勢家奪去，抑鬱不自聊，與余間坐李十娘家，十娘盛稱葛嫩，才藝無雙，卽往訪之，闌入臥室，值嫩梳頭，長髮委地，雙腕如藕，面色微黃，眉如遠山，瞳人點漆，叫聲請坐，克咸曰，此溫柔鄉也，吾老是鄉矣！是夕定情，一月不出，後竟納之間房，甲申之變，移家雲間，問道入閩，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，兵敗被執，并縛嫩，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，將手刃之，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，孫三今日登仙矣，亦被殺，中丞父子三人，同日殉難，

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，性豪侈，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，所居臺榭庭室，極其華麗，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，置酒高會，則合彈琵琶箏，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，吹洞簫笙管，唱時曲，酒半打十番鼓，曜靈西匿，繼以華燈，羅幃從風，不知喔喔鷄鳴，東方既白矣，大娘嘗言曰：「世有游閒公子，聰俊兒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蕩志迷魂，沈溺不返者也，然吾亦自逞豪奢，豈效齷齪倚門市娼，與人較錢帛哉。」一以此得俠伎聲於莫愁桃葉間，後歸新安吳天行，或云吳大年，天行鉅富，貲產百萬，體羸素善病，後房麗姝甚衆，疲於奔命，大娘鬱鬱不樂，曩所歡胥生者，賂僕婢通音耗，漸託疾，客薦胥生能醫，生得入見大娘，大娘以金珠銀貝，納藥籠中，挈以出，與生訂終身約，後天行死，卒歸胥生，